

宣

講

引

證

卷十

幼丹沈葆楨

題

箋



風陵文庫

文庫19

F142

10

3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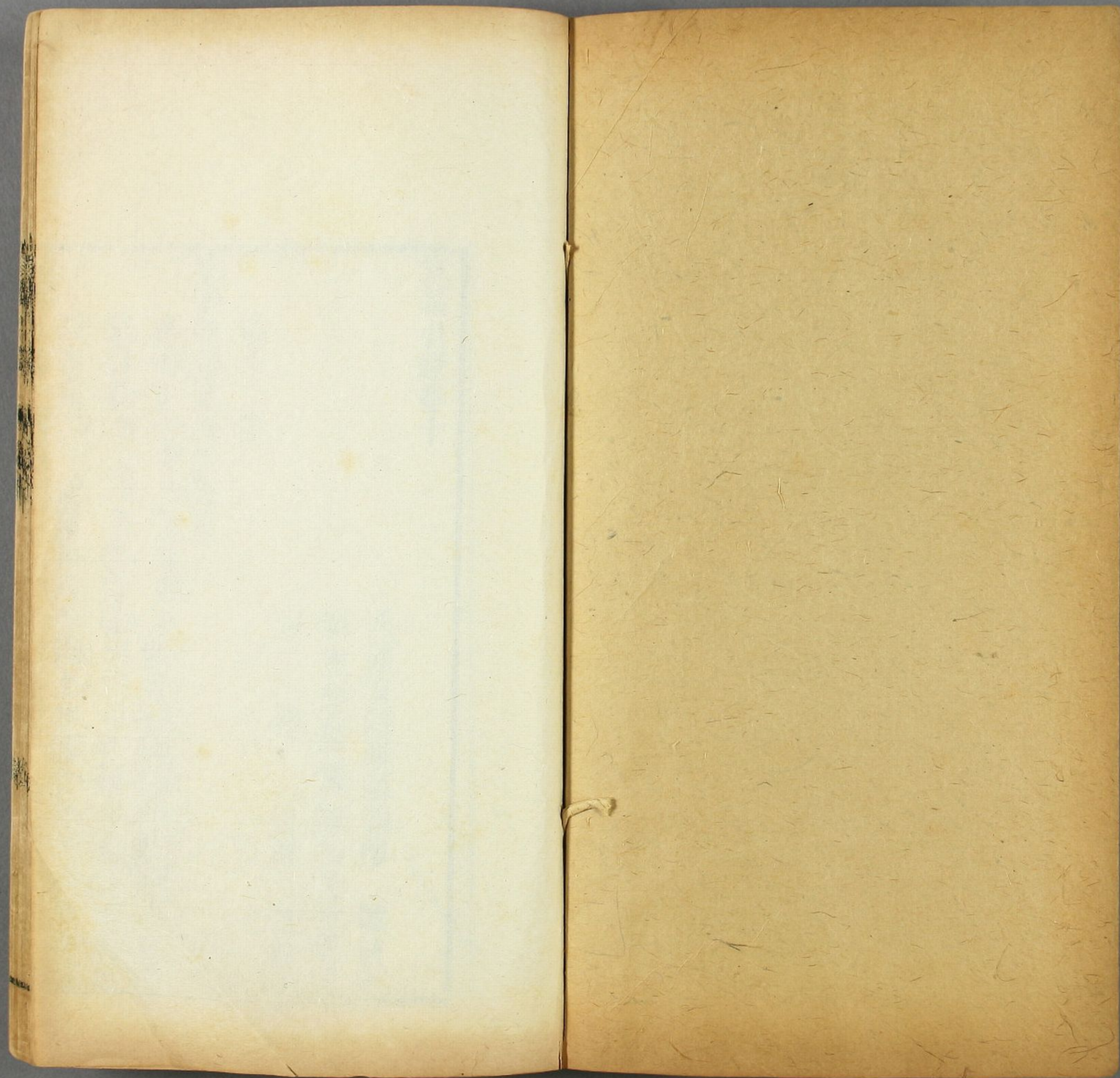
40

45

50

55

60



F0142-(10)

宣講引證卷十

前詔安縣學教諭廖 驥校對  
湖北卽用知縣馬逢亨校正  
宣 講 生戴 奎編輯

第十二條

息誣告以全善良釋義

誣猶妄也。禮記曾子問注罔也。樂記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。注加誅無辜曰誣。國語賈注告言也。荀子注牛觸人角箬橫木所以告也。說文漢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皆勿坐。宣

紀全完也。國策注。善猶好也。禮記曲禮上疏。謂身所愛

敬也。孝經注。良實也。信也。漢書集注。禮求善良。疏良亦

善也。又能招求善良之士。樂記。善良本作良。善。右錄金策。臧言。

官論代卷十

息誣告以全善良。廣訓衍引證。

萬歲爺的意思說。天下有好人。就有不好人。

朝廷立下法度。原為治那不好的人。但凡沒良心。做反事的。

有官府們處治他。叫他知道做戒好。改過自新。難道設

立下箇衙門。倒叫奸詐人去害好人不成。世上的事。都

做得第一不好。的是告狀。

引楊椒山訓子應尾應箕曰。你兩箇不拘有天來大惱。

要私下請眾親戚講和。切記不可告之於官。若是一

人先告。後告者把這手卷送之於官。先告者即是。不

孝官府必重治他。史及你兩箇好友。與我長些志氣。再預告問官老先生。若見此卷。幸憐我苦情。教我二子。再三勸誘。使爭而復和。則我九泉之下。必有啣結之報。楊忠愍公家訓

果然受了極大的冤枉。情理上實在的過不去。只得告在官府手裏。求伸理一伸理。所以有告有訴。這箇事原是沒奈何做的。

宋張詠知杭州。有富民病將死。子方三歲。乃命其婿主其資。而與婿遺書曰。他日分財。卽以十之三與子。

而以七與婿。及其子長。果以財爲訟。婿特遺書詣府。請如原約。公閱之。以酒酌地曰。汝之婦翁智人也。時以子幼。故以此囑汝。不然子死。汝手矣。乃命以其財三與婿。七與子。二人皆泣謝而去。人咸服其明斷。宋史

不想有一種最刁惡不過的人。慣好告狀。一團陰謀詭計。開口就說無誑不成詞。或者把沒有的事。捏成實在的情景。或者借一件事。生起絕大的風波。或者和人有。些嫌疑。便鋪謀定計的報復他。或者自己犯下罪。來拉

扯些無干的人。希圖脫卸自己。以是爲非。以非爲是。自己理本曲。倒像理直的人。家理本直。倒像理曲的。顛顛倒倒。朦朦混混。每每粧出大冤大屈的情狀。來施展他無形無蹤的手段。

證有鄭侯秩之妻陳氏。以迫死夫命來告云。其夫充南薰坊保正。因蕭邦武匿契抗稅。恨夫較論。於十一月十三日。統率兇徒蕭阿興、李獻章、蔡士顯、莊開明等擁家抄殺。將夫叢毆垂斃。無地逃生。投河而死。現今屍在峽山都大壇溝邊。余心疑之。然不得不爲驗訊。

也。其子鄭阿伯果駕船載屍而來。立往相驗。雖遍體並無他傷。而指甲泥沙實爲投河確據。然竊疑蕭邦武等五家皆貿易樸民。無無故叢毆一人之理。且侯秩身充保正。而邦武等五家連連被竊。在前令魏君任內。各控就保究盜。則有之。余下車卽爲比緝。刻日追贓。亦無至今始共毆迫下水之理。兼殘屍口頰無存。無從辨別真僞。而自十三日被毆下水。何無一人知覺。至今始來控告。卽使十三日溺死。距今廿一日。相驗未滿旬日。何以屍首腐爛。竟似半月有餘。亦不

應若是之速。窮詰其僞。阿伯不服。稱屍在水浸。速朽爲宜。再問邦武等五人。皆不能自爲置辯。而陳氏阿伯。利口喋喋。披麻執杖。子哭其父。妻哭其夫。一時哀痛慘苦之情形。幾令旁觀鐵石。亦爲墮淚。然余心終不以爲然也。勒令阿伯母子。自行備棺收殮。眾皆駭愕。余呼邦武等五人謂之曰。侯秩未死。汝等不能弋獲乎。皆曰不知也。余曰。汝同鄉共井。何事不可訪知。乃如此憚煩。置身局外。殊可怪也。他人事可諉。不知今身爲兇犯。禍及切膚。應羈獄詳候抵償。五人皆自

甘償命乎。五人皆涕泣求救。余曰。無益也。侯秩平昔縱盜殃民。今見我來。畏法逃遁耳。度汝等潮民。逋逃之藪。不外惠來海豐甲子。涪碣石而已。汝五人分途緝捕。無不獲者。越三日。蕭邦武果在惠來縣地方。活捉鄭侯秩。以來。百姓環庭聚觀者數千人。皆拊掌大笑。陳氏阿伯含羞伏地。叩頭請死。因究出造謀指之訟師陳阿辰。並拘坐罪。潮人快之。至其屍所由來。則係久溺餓丐。招尋無主。然既有僞子假妻爲之披麻執杖。殯殮成禮。則此丐亦可含笑九原云。鹿洲公

案

四

自盡的命案。定說毆死。

證。丁未秋七月。十有三日。余赴普寧尹初學政也。甫月餘。有潮民王士毅者。以毒殺弟命來告云。從弟阿雄。隨母嫁普民陳天萬爲妾。天萬嫡妻許氏妬。以藥鴆阿雄致斃。十指勾曲。齒唇皆青。併且有誣告反坐甘結。蓋情詞似乎可信也。詰朝詣驗。空壙無屍。士毅利口喋喋。直指天萬懼傷移滅。天萬舉家相顧駭愕。不能出一語。余澄心靜氣。鞠知阿雄病痢兩月。併喚當

日醫家問訊。灼無可疑。熟視許氏腹大如牛。三四人扶掖踴踞。則九年蠱病。含悲悽惋。亦非復妬悍鴆毒人也。遍問犯症十餘人。再四窮詰。皆莫知屍在何處。度爲王士毅所偷。因呼屍母林氏。問阿雄天殤之日。士毅來否。曰。邀之不來。復問次日來否。曰。來。不入我家。過其表姊宅。卽去矣。問姊有夫男與否。曰。有子廖阿喜。年可十五六。卽喚阿喜來。問廿八日王士毅到汝家何事。曰。遇諸塗。未入我室。問何所言。曰。言阿雄死。今埋否。我對曰。埋。士毅問埋何處。我對曰。後邊嶺。



卽去矣。余拍案厲聲曰：偷屍者王士毅也。夾訊之果服。供稱係偏乞人。乘夜竊發其塚。持之去。再問其移匿何處。及指使訟師姓名。皆支吾。不以實告。恐有從旁窺伺者。遂將王士毅決杖三十。聲言旋邑枷示。其陳天萬一家。及鄉里牽連人等。暨行釋去。當場觀者數千人。咸其爲果完結也。懽呼震天。羅拜匝地。旋輿不半里。密呼壯役林才語曰：汝去衣帽。先驅入邑城。疾趨東門旅店。問潮客王士毅。投宿幾日。寓何房舍。舍中有一人。縛以來。果擒獲訟師王爵亭。舉動從容。

若爲弗知也者。謬言與王士毅素不相識。士毅亦不之顧。詞氣斬截。幾於無閒。可乘度代書認保之處。士毅不能獨行。密喚代書及保家訊問。俱稱此人同來。則有之。爵亭尙不承招。給紙筆令書供詞。則字蹟與原狀若合符節。因投三木。真情畢吐。供稱係老訟師陳偉度指畫奇計。偷屍越邑。移埋滅水都烏石寨外。其埋處當問偉度。卽士毅亦不能知也。因復遣役星飛訪緝。弋獲陳偉度。前來則老奸巨猾。較爵亭深沉十倍。至則切切鳴冤。言陳天萬乃我服弟。此二人全

無良心。欲以假命陷弟於死。幸遇青天。燭奸如神。今陷弟不得。又欲移陷其兄。非公龍圖再世。我兄弟死不瞑目矣。余心然其說。有矜釋之意。見雙眸閃爍。似非善類。偶試之曰。好訟師也。汝所言有情有理。娓娓動聽。若遇他人。百千亦釋。今不幸遇我。而汝又知爲龍圖再世。則不必復來相欺。逐一首實。當從原諒。偉度愕然。無以應。王爵亭指之曰。汝我三人。在烏石寨門樓中商謀此舉。汝援楊令公盜骨故事。教我等偷屍越境。一則不憂檢驗無傷。二則隔屬不愁敗露。三

則被告者懼罪滅屍似實。陳天萬弟兄妻妾。鄉保里鄰。皆當以次受刑。夾機糜爛。四則屍骸不出。問官亦無了局。我等快心逞志之後。開門納賂。聽其和息。莫敢不從。致富成家。在此一舉。五者和息之後。仍勿言其所以然。阿雄屍終久不出。我等亦無後患。追偷屍更埋之後。三人懽欣痛飲。共稱奇計。謂神不知。鬼不覺。雖包龍圖復生。不能審出情僞。今日之事。當有何言說哉。既遇龍圖。奈何猶不實供。獨使我二人受罪也。偉度尙曉曉不服。余復試之曰。汝雖無同謀。却蹤

跡不謹。王爵亭王士毅既爲汝讐人。汝奈何在東門旅店與之共坐飲食。偉度出不意。遽答曰：「偶然耳。」余曰：「一飯偶然，連日共飯亦偶然乎？」偉度曰：「普邑無多飯店，不得不爾。」余曰：「汝等連日旅店商量，吾已知之。若果讐人相遇，安有許多言說？」偉度漫供。因爵亭等誣害吾弟，我故以好言勸之耳。余復試之曰：「汝夜間與之同宿何也？」偉度曰：「無之。」因復密訊王爵亭窮詰其夜間止宿之處。房室被帳，器皿位置情形，則又在城中林泰家。先後呼到林泰父子，隔別研訊，則偉度

爵亭在渠家同宿三夜，絲毫不差。其爲同謀主使無疑。爰行夾訊。偉度始供與天萬因祖屋變價，有睚眦之讐，藉此播害洩忿，是實。其阿雄屍埋在烏石寨外下溪尾，深三四尺，上斫一樹半截爲記。隨將偉度羈禁。差役管押王爵亭前至其地，一面關知潮陽令，一面移檄塘邊汛弁，以兵同往。如言掘地四尺，起出蒲席包，則阿雄屍在焉。昇回普邑，俾林氏陳天萬認明非僞，令作檢驗。渾身上下俱無他故。王士毅低首無言。陳天萬見偉度而泣曰：「吾兄何爲至於此？吾與

兄一本之親。無大讐怨。卽曩因祖業微嫌。兄言欲害我破家蕩產。不得畱一鋤存活。吾以兄爲戲耳。不意兄果有此事。非兄今日自言。吾亦不知禍從何起也。今者吾事已白。兄自苦。奈何。偉度歎曰。我之誤也。不必言矣。或勸余將此案通詳。則官聲大震。余曰。普邑當連年荒歉之後。吾蒞茲月餘。地方未有起色。三宄之罪。固不容誅。通詳解省。牽累多人。吾不忍沽一已之名。使民受解累之苦也。因將王士毅。王爵亭。陳偉度。各予滿杖。製木牌一方。大書其事。命鄉民傳擎。偕

行。枷號四鄉。周遊示眾。普人快之。鹿洲公案

田地房產的價錢不遂。反說勒賣。錢債口角。動稱劫奪。審定的事。要翻案。定說衙蠹朦蔽官府。寡婦告他的伯叔。定說是逼嫁節婦。有夫有子。有父有兄的。偏用婦人小兒出名。種種危詞苦狀。只愁官府不准。不怕後來審結。

傅琰。字廷玉。爲山陽令。有野夫爭雞。琰各問以食雞。一人云粟。一人云豆。乃破雞得粟。罪言豆者。縣中稱其神明。南宋史

所以定出律來嚴禁誣告的人要比着被告的罪加上三等處治他。律上這等嚴。如何還有告誑狀的呢。只因今州縣姑息的多。不肯十分窮究。或是自己有些毛病。叫這些光棍挾制着。不敢不准他的狀子。這種人還是自家不好。更有一種游手無賴的人。略曉得做兩句半通不通的狀子。就做主文。

引紀曉嵐先生曰。余督學閩中時。一生以導人誣告成邊。聞其將敗之前。方為人構詞。手中筆爆然一聲。中裂如劈。恬不知警。遂及禍。又文安王岳方言。其鄰有

人將構陷善類。方具草訝字。皆赤色。視之。乃血。自毫端滴出也。投筆而起。遂輟是業。竟得令終。余亦見一善訟者。為人畫策。誣富民誘藏其妻。富民幾破家。案尚未結。而善訟者之妻。真爲人所誘逃。不得主名。竟無所用其訟。徐白舫集桂宮梯

雲南某生小有才。作呈狀揭帖。專喜構訟。子聰慧。能文。弱冠。領解。友屢勸之曰。君向者無賴。持三寸管。不知造下幾許罪過。今有子如此。可改圖矣。遂棄去。數月。子目忽瞽。某乃詈友妄言。且怨天道無知也。仍構

訟如初。子目復明。適耿賊之變。從逆大用。賊滅。父子同凌遲於市。此吳浣陵明府聞之。李制臺口述如是。高積厚筆錄。

或是挨得夾棍板子。硬做干證。靠此養家活口。看得監牢。如同兒戲。膽大心凶。無風生浪。就是鄉里閻些小的事。他偏挑撥人家告上一狀。好同原差書辦哄騙錢用。落地的堂算。也有他一分。和息的使費。也有他一分。若是官事結案。僥倖贏了。原告破了財。被告喫了虧。他却於中賺了許多銀錢。喫了多少白食。還要格外的謝禮。

真正他又種穀又賣飯。人偏又感激他。還說他有手段。若是當堂審問。受些驚嚇。他就在外頭埋怨你。不會回話。若是管押了他。不來安慰你。反來唬嚇你。你的老婆兒子慌了。又去央求他出來作保。他又生法兒弄你的錢用。還要稱能。若是官司竟輸定了。他在旁邊立着看你挨打受氣。他卻一毫事也沒有。這樣人。鄉村上人人都怕他。恨他。鄙賤他。稱他做訟師。到得官府窮究起訟師來。這愚百姓卻又顧惜他。不肯說出他來。倒說是過往算命的。看相的。行醫的。做的狀子。他哄到深水裏。敗

了你家費了你錢打了你板子。你還顧着他。你說這樣人。慙也不慙。只因有這一種訟棍。因而衙門上下串通一氣。夥告夥證。無所不至。做官府的一時受了他們的朦蔽。倒把正經人反問輸了。或者打或者夾。從來說三木之下。何求不得。受刑不過。便隨口亂招了。

證錢若水字長卿。爲同州推官。有富民失女奴。父母訴於州。委之錄叅。錄叅舊與富民有求不獲。遂劾富民父子共殺。誣服具申。獨若水遲疑。錄叅曰。汝得富民錢欲出之乎。若水笑曰。父子皆坐重辟。豈不容其熟

察。若水詣州所。屏人告曰。某之遲留富民獄者。慮其冤耳。使人訪求女奴。今得之矣。知州呼女父母出示之。父母泣曰。是也。遂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。且曰。此推官之賜也。富民詣若水來謝。閉門不納。富民遠垣而哭。知州欲奏其功。若水辭曰。某初心止欲雪冤。非圖爵賞。萬一敷奏在某固好。於錄叅何如。知州歎服。錄叅知之。詣若水叩頭謝罪。太宗聞之。擢知制誥。進樞密副使。節錄陳文恭公從政遺規。

且莫說不能伸冤。就是翻了案。伸了冤。事情明明白白。

的也就拖累的久了。苦受的够了。從中耽擱日子。荒疎行業。尙屬小事。甚至有盡家財。賣完田產。拋棄兒女。折散夫妻的。良善百姓。遭他陷害。可憐可憐。這害人

的刁惡棍徒。豈不更爲可恨麼。

證江陰諸生夏某少秉異姿。萬曆癸丑。忽病顛。跣足狂走。臥不擇地。學使熊芝岡歲試。正名已注病籍。忽自宜興至。作詩祭儒巾於院門。徑去其詩云。殷勤交付破頭巾。懶向君門再獻身。草履暮投山寺月。水瓶朝吸洞庭雲。生涯雪嶺兼梅嶺。蹤跡山盟共水盟。野鶴

本來無住着。逃儒非是會逃秦。自是癩不可瘳。嘗白謔曰。吾持一念錯耳。少館顏氏。其家好訟。因交訟師習刀筆。屢陷無辜之人。今受是報。復何言哉。徐白舫集桂宮梯

所以我

聖祖仁皇帝。憐念你們百姓。着實的要革這箇弊。

欽頒訓諭這一條說箇息誣告以全善良。正是保全良善的意

思。這一部大清律上說誣告加三等。還有半誣全誣。反誣輕事告重。實事招虛。一事誣輕爲重。已決全抵贖罪。



未決笞杖折贖等分別治罪。這法度原極詳明。罪原不是輕的。只因人爲利慾薰心。貪了利。忘了害。

證謝方齋侍御。尊甫裕菴先生。在山西陵川令。曾鞫一逆倫案。邑有白阿狗者。向富室某告貸不允。遂起意嫁禍。一日阿狗備美膳供母。母年七十餘。異而詢之。曰求母到某處。僞作縊狀。只須繩套在項上。富室卽肯借銀錢。母不謂然。求之堅。勉從之。夜至富室門首。以繩付母。令自套項上。母不知其更欲何爲。阿狗用力一勒。不覺氣絕。竟將屍懸掛門首。爲挾詐計。富室

鳴官。阿狗已逃匿。以逆犯未獲。恐遠飄。乃禱諸城隍。至第三日。捕役見一人將出境。尋覓路途。輾轉回顧。如有所戀狀。察其可異。獲焉。研審堅不吐實。忽一日。審至夜半。燭光直上。綠焰寸餘。而其母到矣。忽作老婦聲。敘前情。一一不諱。復使木棍一根。繩一條。令其作當日勒斃狀。衆目共覩如繪。燭光平復。阿狗又形狡獪。俾閱供狀。乃俯首無詞。置諸法。凡人或故殺人。其鬼每示靈顯。况不孝之子。爲罪大惡極。可倖免耶。梁恭辰勸戒六錄

又生就刻薄的情性。險惡的心思。任着意去害人。以爲我去害了人。官府那裏知道哩。卻不知道你造出無影無蹤的事來。官府再沒有看不出的。

證

宋陳襄知建州浦城縣。一日官帑失金。悉捕平素爲盜者鞠之。莫得其實。因詔之曰。某廟有鐘靈最能辨盜。使人摸之。則有聲。遂率同僚禱祭。陰使人以墨塗鐘內。引囚逐一令手入鐘內摸之。出驗其手皆有墨。惟一囚無墨。訊問之。遂承招。宋史

延長浦上塘子等鄉。共築陂障水。輪流以灌溉其田。

八九月之間旱。江羅兩家恃強。衆紊規約。不顧朔日。爲楊家水期。恣意桔槔。奄所有而踞之。楊仙友不服。操刀向阻。弟兄楊文煥、楊世香隨之。羅明珠奔回告其鄉老。江立清號召鄉衆。江子千、江宗桂、羅達士、羅俊之、江阿明、江阿祖、江阿滿、江阿尾、江獻瑞等四五人。荷戈制梃。環而攻之。楊學文見父叔在圍。困之中。亦招呼三十餘人。與之格鬪。衆寡不敵。仙友殲焉。文煥等紛紛逃竄。世香受重傷。不能自脫。被擒入寨。內誇示豪雄。實以醫藥調劑。恐其死也。是時署潮令

者爲大埔尹白公。驗傷通報未訊而歿。冬十月十有八日。余攝篆視事。庭鞠再三。莫肯居兇手者。詞證江拱山謝文卿以格鬪人多。刀挺交下。實不知爲誰。詢之未死之楊世香。亦僅知傷已者爲羅俊之。江阿尾。江獻瑞。而至斃楊仙友之元兇。亦不能知其爲誰也。將江羅兩姓人犯。隔別細詢。撫之以寬。餽之以情。示之以威。加之以三木。鉤距畢施。刑法用盡。總以不知二字抵塞。無一人一言。稍有罅漏者。余於是亦無可如何也。居數日。陰晦淒風慘淡。漏下人寂。余張燈坐

琴堂。呼兩造齊集。謂之曰。殺人償命。古今不易。汝等清夜自思。設汝被人殺死。而人不償汝命。汝爲冤魂。能甘心乎。汝等所希冀。徼倖不肯招承者。以無人指質耳。我已牒城隍尊神。約於今夜二更。提出楊仙友鬼魂。與汝質對。雖有百喙。亦難以掩飾矣。命隸役分攝諸人。隨詣城隍廟。鳴鐘鼓。焚香再拜。起坐堂皇。先呼楊仙友鬼魂上堂。聽審。憑空略問數語。謂階下諸人曰。楊仙友在此。欲與汝等對質。汝等舉頭觀之。此以手捧心血。染紅衣者是已。衆人或昂首而觀。或以

目竊睨。惟羅明珠。江子千。江立清三人。低頭不視。若爲弗聞也者。余卽呼羅明珠至。正言仙友在此。欲汝還其一命。汝尙何推諉哉。明珠駭顛良久。不能答。余曰。汝平日利口狡。賴今仙友冤魂在茲。汝不敢置喙。其爲汝殺死無疑。若不實言。當刑訊明珠服曰。吾槌擊其顛。傷在偏左。仙友之死。由鋒刃。乃江子千與吾無涉也。繼呼江子千至。問之。子千不承。余曰。汝自與楊仙友辯論。子千熟視不語。余曰。汝不見冤魂乎。魂言羅明珠執木棍傷其額顛之左。汝持長刀刺其胸。

瞠僵於地。汝拔刀。血隨之湧出。當日情形如此。汝尙何容辯哉。子千曰。是也。余曰。仙友之死。由汝二人。魂所言無枉乎。曰。無枉矣。余曰。當日號召多人。指麾令殺爲誰。曰。江立清也。遣役將子千明珠入廟中。暗處呼江拱山謂之曰。楊仙友怪汝。汝明知殺彼之讐。不以實告。欲沉其冤。今與汝爲難。汝受賄幾何。卽以汝償其命矣。拱山叩頭曰。殺人者係子千羅明珠。主命者江立清。奈何以無干之人。償其命乎。繼呼江宗桂羅達士。江阿明。江阿祖。江阿滿。細加詢問。皆如拱山。

等所言。江立清恃其老也。刑法不能加。鬼神不能嚇。堅諉不知。詰問良久。終不承。余見其病甚。度不久在。人世。乃謂曰。衆證明確。卽同獄成。仙友言禍由立清。終不肯使活。將奪其魄於道。卽將江子千。江立清諸人。按律定擬。解赴大吏。三日而立清卒。潮人遂以爲真有鬼神也。鹿洲公案

一經執法審問明白。你告人死罪。自己就得死罪。告人充軍。自己就問充軍。窮究出訟師來。少不得夾棍板子。是他的受用。充軍問徒。是他的結果。就這次漏了網。少

不得終久到這條路上去。

證孫汝舟。濟以癸未庶常。選授安徽太湖縣。有循吏稱。以湖邑四面沙灘逼河。每年黃梅雨發。水漲入城。募築一隄爲障。邑人因名孫公隄。至今便之。道光八年。有邑民劉黎者。以其兄旺生被人殺死。具控。不知兇手爲誰。指驗則屍在一山竹林內。山係富民黃氏產。因拘黃氏兄弟集訊。茫無頭緒。而劉黎呈指爲旺生偷竹。被黃氏殺害爲詞。公未之信。再三研鞫。終無確據。因齋宿於城隍廟。訊必以夜正集訊間。神座前疏

璃燈繩斷落地。公疑正兇。卽劉黎。或因黃富自戕其兄。而思有以誣索也。然事關逆倫。無舍兇手而拷問屍親之理。屢審終不得。商且暫緩之。遂通稟緝兇。案乃擱。越歲餘。劉黎忽作竊賊。爲人網送縣中。公覩其姓名。知爲某案屍親。因示差役於二更後帶訊。是夜月濛微雨。而風特厲。公甫升座。卽問以作賊幾次。供俱含糊。繼之以刑。劉黎忽閉目直供曰。太老爺小的哥子。是自己殺的。公因神燈示兆。懷疑已久。至是招承。爲滿堂所共聞。因置竊案於不問。而令其一一訴

說。遂得此案之情。由緣劉黎業銅匠。兄旺生素癡。駮仰食於弟。有嫂某氏。將出之。給兄赴黃氏山中偷砍竹。作擔物用。已隨其後。比至山。兄已將竹砍倒。削去枝葉。劉黎卽謂兄髮生虱。我爲兄捉之。兄因伏懷中。引首向之。劉黎拾砍竹刀。連砍其頭而斃。棄屍山中。又以黃氏殷富。意在索詐。遂向縣中呈控。事隔兩年。冤魂不散。因神明炯察。吐露真情。當其閉目直供時。安知非旺生陰魂被神攝到。故問以竊案。而供在命案也。公得其情。將劉黎如律治罪。卽釋黃氏兄弟而

酬神焉

梁恭辰勸戒六錄

子孫妻女。都受磨折。替他還從前的惡債。你莫說天道無知。這不是你要圖利去害人。卻不倒害了自家麼。證潮屬詞訟好牽告多人。相磨累以示武。或捏造花名。居奇網利。或行賂改匿。移向他人。蓋訟師蠹役樂此爲利。余方厲禁之而未止也。一日有鄭娘寶毆死林嘉桂命案。牽連助毆之人甚多。鄭阿袒一名與焉。註係梅花村人。遣役攝訊。闔村並無阿袒。據屍母陳氏稟稱。卽鄭啓亮。隨呼啓亮赴訊。自言小名阿清。並

非阿袒。屍兄林嘉樹。刀爭此人。實是阿桶。如係阿清。我甘反坐。蓋潮邑鄉音。袒與桶兩字如一。並無分辨。余異之。謂啓亮曰。今日所重在有無助毆。汝卽阿桶。亦何妨。啓亮呼天搶地。言若是阿桶。便助毆是真。林嘉樹亦指天誓曰。言啓亮若不是阿桶。我便誣告是真。余曰。噫。此易辯耳。命兵房取家甲冊來觀之。則鄭啓亮小名乃阿稱也。字畫濃淡。一色渾然無間。余曰。若是阿清。則無疑義。此稱字可疑。恐係桶字所改。再取五年舊甲冊觀之。亦是阿稱。但中間小點墨色加

濃不似一筆書成者。且閱其兄弟小名旁皆從木。豈有啓亮一人。獨從禾邊之理。拍案呼曰。鄭啓亮好大膽也。汝小名實係阿桶。敢改阿稱以欺我。將謂我可欺乎。今助毆是真矣。且問汝家甲冊作何改法。爲汝改者誰也。啓亮知不可隱。乃言實名阿桶。托兵書林集賢代改者。拘林集賢對質。則得其賂錢三百文。代爲盜改家甲冊是實。林集賢痛責四十板。革退兵書。荷校於市者兩月。啓亮亦加重責。審無助毆情事。余歎曰。鄭啓亮弄巧成拙。深可笑也。汝家住梅花離縣

二十里。鄭娘寶致死林嘉桂之曰。汝實未嘗在場。風馬無干。本縣自能審釋。使無串通蠹役盜改官冊。此刻寧家去矣。汝何以深心揣度。知我必吊觀甲冊。又何以深心善謀。連舊冊亦併添改作弊如神。卽彌縫至精至巧。終難以相欺乎。衆人皆叩首稱神明。鄭啓亮以頭觸地乞矜釋。余曰。弄法蒙蔽。非常大惡。吾方爲潮邑除奸弊。此事斷不可寬。亦荷校於市。使吾民知法紀可也。自是作弊稍斂。余亦嚴禁代書不許牽告五名以上。而習俗爲之一變矣。鹿洲公案



向來聽人說古來有箇劉寬爲人。寬洪大量。他嘗坐着牛車出門。遇見一箇人。失了牛。錯認他駕車的牛。就說是劉寬偷了他的牛了。劉寬並不分辨。就把牛給了他。後來那箇人尋見了自己的牛。把劉寬的牛送還。認了許多不是。劉寬倒反安慰他。總不與他爭論。又有箇郭翻。在田割禾。曬在田坎上。被田旁鄰舍盡行奪了去。他一聲也不言語。後來這箇奪禾的鄰舍。知道是錯拏了。再三的來服罪。郭翻總不與他較量。像這樣的風俗。實在好極了。你們都該學這箇樣子纔好。你們再想一想。

聖諭上怎麼不說禁止人不可告誑狀。只說箇息你們的訟。這箇息字大有深意。

聖祖仁皇帝的意思。說拿刑法禁着你們。叫你們不告誑狀。你們雖說怕法度。不告狀子。到底心裏還藏着毒氣。一旦發作出來。更是利害。不如勸導你們。感化汝們。叫你們着實忍耐。分外相讓。把大事化作小事。小事化作無事的好。阿若只仗着刑法來禁止你們。憑他怎麼明白的官府。終久耳目有限。那裏禁止得許多。因此勸化你們。叫你們大家轉相化導。你想同在這箇鄉村上的人。常

常聚在一處人都認得事都曉得不是親眷就是朋友豈有相勸不來的麼。

引謹錄 王補帆中丞勸百姓息訟六言韻語

古云訟則終凶。斯言最爲明切。無如今日人心。每以訐訟爲得。或因產債糾纏。或因語言爭執。或因氣忿難平。彼此詬罵毆擊。不待勸處調停。卽向衙門訴說。因之地棍訟師。得以從旁煽惑。豈知一紙到官。原被均須候質。卽使理直訟贏。先已廢時失業。何況事屬虛誣。審

實難逃刑責。無端拖累多人。亦且有傷陰騭。損財受氣結讐。事後追悔無及。若肯平心退讓。何事不可解釋。眼前雖覺喫虧。落後身家安逸。親朋樽酒笑談。遠勝公堂屈膝。爲此示諭吾民。各宜遵聽毋忽。節錄四勸永諭

你們見那好告狀的。就要細問他的源委。尋出他弊病。並打聽他的主唆是誰。替他酌量酌量。或不是有心告狀。不過一時激變的。須慢慢的止住他。叫他不可傷情破面。他一心平氣和。就不告狀了。或是成心告狀的。須

是着實的喝定他。說他犯法違條。他知道有害無利。也不告狀了。

引善人生平總不訟一人。就是親朋爭訟。必要竭力和解。昔周吉父無一字入公門。便中了正統辛酉解元。雷孚祖先十一世不訟一人。官至太子太師。天道原不負人的。然必有寬宏的大量。方能不與人爭訟。必如謝述的好善。鄰人侵他地界。如無其事。後享大壽。子孫富盛。能受屈抑。是大英傑。所以前輩肯受虧受垢。受不祥。火氣都盡。便能做出濟世事業來。至於窮

佃戶務。要饒讓。不該經官。倘不惜他性命。開欠逼勒。大傷陰騭。前賢說丁清惠待佃戶如父子。家業豐富。人該取法。彼虐待佃戶的。天亡立見。且生前良田千計。死後子孫不留寸土。聞斯言能不寒心哉。感應篇直講

他們打官司。爭上下。那被告的正經人。便理直氣壯。見得人也見得官。沒有甚麼羞愧去處。

證 溧陽馬孝廉。未第時。館於西村之李家。鄰有王某。性凶悍。素捶其妻。每絕其飲食。妻餓莫忍。竊鄰雞烹

食之。李告其夫。夫方被酒。大怒持刀。牽妻至門。得實。將殺之。妻誣雞爲孝廉竊。爭辨莫白。羣曰。關神廟素著靈異。同往擲。玆卜之。卦陰者。婦人竊。卦陽者。男子竊。如其言。三擲皆陽。王遂投刀。放歸其妻。從此頗厚待之。而孝廉以竊雞故。頗不利於人口。失館數年。他日有扶乩者。自稱關神。孝廉記前事。大罵神之不靈。乩書灰盤曰。馬孝廉汝將來有臨民之職。亦知事緩急輕重耶。汝竊雞不過失館。某妻竊雞立死。刀下矣。我寧受不靈之名。以救生人之命。上天念我能識政。

體故超陞三級。汝屈抱不韙。自有意外好事償之。乃遽憤憤耶。孝廉曰。關神封帝矣。何級之陞。乩曰。今四海九州。關廟以數千計。焉有許多關神。分享血食。凡所立關廟。皆以鬼之正直者。代司其事。眞關神在天。何能降凡耶。再引之。寂然矣。自後羣知孝廉仍不失爲正人。且將來有官可做。不但館無虛日。卽凡所謀無不如意。孝廉常語人曰。神明畢竟神明。梁恭辰勸戒六錄

這告誑狀的。他見你們公論不容。再想到王法無情也。

就不敢去告了。再者他聽得你們的公論有理。難道他的良心一點也不發現麼。回心一想。也就不忍去告了。證  
普民陳智有二子。長阿明。次阿定。少同學。壯同耕。兩人相友愛也。娶後分產異居。父沒。剩有餘田七畝。兄弟互爭。親族不能解。至相構訟。阿明曰。父與我也。呈闈書閱之。內有老人百年後。此田付與長孫之語。阿定亦曰。父與我也。有臨終批囑為憑。余曰。皆是也。曲在汝父。當取其棺斲之。阿明阿定皆無言。余曰。田土細故也。弟兄爭訟。大惡也。我不能斷。汝兩人伸一足。

合而夾之。能忍耐不言痛者。則田歸之矣。但不知汝等左足痛乎。右足痛乎。左右惟汝自擇。我不相強。汝兩人各伸一不痛之足來。阿明阿定答曰。皆痛也。余曰。噫。奇哉。汝兩足無一不痛乎。汝之身猶汝父也。汝身之視左足。猶汝父之視明也。汝身之視右足。猶汝父之視定也。汝兩足尙不忍舍其一。汝父兩子。肯舍其一乎。此事須他日再審。命隸役以鐵索一條。兩繫之。封其鑰口。不許私開。使阿明阿定同席而坐。聯袂而食。並頭而卧。行則同起。居則同止。使溺糞穢。同蹲。

同立頃刻不能相離。更使人偵其動靜詞色。日來報初倖倖不相語言。背面側坐。至一二日則漸漸相向。又三四日則相對太息。俄而相與言矣。未幾又相與共飯而食矣。余知其有悔心也。問二人有子否。則阿明阿定皆有二子。或十四五。或十七八年。齒亦不相上下。命其拘其四子偕來。呼阿明阿定謂之曰。汝父不合生汝兄弟二人。是以今日至此。向使汝止了。然一身田宅皆爲已有。何等快樂。今汝等又不幸皆有二子。他日相爭相奪。欲割欲殺。無有已時。深爲汝等

憂之。今代汝思患預防。汝兩人各留一子足矣。明居長。留長子去少者可也。定居次。留次子去長者可也。命差役將阿明少子。阿定長子。押交養濟院。賞與丐首爲親男。取具收管存案。彼丐家無田產可爭。他日得免於禍患。阿明阿定皆叩頭號哭曰。今不敢矣。余曰。不敢何也。阿明曰。我知罪矣。願讓田與弟。至死不復爭。阿定曰。我不受也。願讓田與兄。終身無怨悔。余曰。汝二人皆非實心。我不敢信。二人叩首曰。實矣。如有悔心。神明殛之。余曰。汝二人卽有此心。二人之妻

亦未必肯。且歸與婦計之。三日來定議。越翼日。阿明妻郭氏。阿定妻林氏。邀其族長陳德俊。陳朝義。當堂求息。涕泗相扶。伏地涕泣。請自今以後。永相和好。皆不受田。阿明阿定皆泣曰。我兄弟愚蠢。不知義理。致費仁心。今如夢初醒。慙愧欲絕。悔之晚矣。我兄弟皆不願得此田。請捨入佛寺齋僧可乎。余曰。噫。此不孝之甚者也。言及捨寺齋僧。便當大板撲死矣。汝父汗血辛勤。創茲產業。汝兄弟鷸蚌相持。使禿子收漁人之利。汝父九泉之下。能瞑目乎。爲兄則讓弟。爲弟

則讓兄。交讓不得。則還汝父。今以此田爲汝父祭產。汝弟兄輪年收租備祭。子孫世世永無爭端。此一舉而數善備者也。於是族長陳德俊。陳朝義。皆叩首稱善。教阿明阿定。郭氏林氏。悉歡欣。當堂七八拜致謝而去。兄弟妯娌。相親相愛。百倍曩時。民間遂有言禮讓者矣。鹿洲公案

從此把以前的陰謀詭計。全都改過來。就如冰消霧解。一般。兵不誣告。民便各安行伍。兵的善良。得以保全了。民不誣告。民便各安生業。民的善良。得以保全了。兵不

誣民爲盜。民不誣兵。滋擾民以養兵。兵以保民。兵民的  
善良都保全了。如此便不至於兩造俱傷。盡都感化過  
來。普天下竟沒有一箇告狀的。豈不是好嗎。你們兵民  
都要遵依着這箇話。喲。

此句只論事妙。而論兵。兵以保民。民以養兵。此二句。一  
順。一逆。安難不替。則豈。對文。今以此田。爲。文。系。而。



宣講引證

卷十

五

